

明

史

明史卷八十六

志六十

河渠二 黃河下

萬曆元年七月河決房村築堤窪子頭至秦溝口接古北堤長七十里徐邳新堤外別築遙堤護之二年三月給事中鄭岳言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凡五百餘里頃臣奉差經淮目擊漂溺狀備詢父老知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壅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乃不海口是務日築防徐沛勢高處桃宿而下惟其所之民之爲魚未

有已時也嘗見宋李公義主會圖濟川爬法以圓木
八尺橫於中鐵齒列三行兩端有輪用舟駕行淺水
中所過泥去其法良乞命河臣倣行九月給事中吳
文佳請勅河臣查開先年都御史翁大立建議馬家
橋上下八十里新河閘十二月總理河道都御史傅
希摯勘稱馬橋至子房新河伏石難鑿惟梁山下穿
羊山出古洪口濬向東南與黃流順宜行開渠從之
是年決邳州東婁兒莊數處尋塞三年八月河決碭
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等處希摯改築碭山月
堤暫留三口爲分洩路十二月邵家口等三決口報

塞是年河從崔鎮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淮南
北漂沒千里四年二月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急
漕亦宜急民治河當先治海詔悉心經畫四月桂芳
復言黃河從徐邳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江浦外河
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
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流日淺惟草
灣地形低下黃河屢向衝決欲奪安東縣迤邐而去
以縣治攸關屢決屢塞溢且益甚語云揀一路哭不
當復計一家哭安東自衆流匯圍以來抵文廟縣署
僅存椽瓦勢成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胥溺報可

八月開草灣工竣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九尺
塞大小決口二十有二役夫四萬四千名用銀六萬
七千三百六十兩海口已濬水患漸平帝嘉賚有差
九月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縣曹縣長堤
十月桂芳以宿遷爲黃水掃囓請築土城遷縣治不
必移民儒學亦稍俟豐盈另議部言此急則避之之
權也雖時絀未暇舉羸顧無宮墻何以羣弟子無閭
閻何以保百姓政有大體寧惜小費則儒學當與縣
治並興移民當與遷縣同舉况工作原揀災一政今
淮揚昏墊已極藉此以聚失業者豈徒寓賑恤之仁

亦將弭饑寒之變於以興教化恤流離胥此舉矣帝
是之十一月都給事中劉鉉咎桂芳草灣旣開河復
大漲且八月迄今累決不報桂芳言河道通理百年
定制自科臣侯于趙建白而天妃閘以南屬總漕以
北屬總河矣今歲決曹縣縷水堤決徐州梨林鋪決
桃源崔鎮各有司存恐難越俎至淮安西橋諸市及
新城昔皆衝囓今爲平地山陽以南盡水落稻布臣
之草灣亦非無效若欲以草灣制水之命使上游亦
不復漲則非臣愚所及御史邵陛言不當以河漲責
桂芳阻任事氣至徐呂墊高河勢已阻乃不聞希擊

一策如秋來決徐州決豐縣決曹單大踰一百丈次亦四五十丈而崔鎮決則分正河十且二三趨諸湖下全城會草灣入海恐成雲梯閼故轍帝命漕河兩臣加意經理五年三月御史陳世寶請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義鎮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河改趨清河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矣近崔鎮屢決河勢漸就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

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民
難亦永紓議覆允行八月河復決崔鎮閏八月希肇
議堵築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
河入海路時崔鎮河決水溜勢分正漕部以運道最
重亟及時堵築九月郎中苑天麟請停糧運一年開
挑正河命集議十一月河復南趨出小浮橋故道十
二月裁總理河道都御史命桂芳進尚書兼都御史
總理河漕其選任部司處置錢糧俱許便宜奏請六
年正月桂芳議黃河修築長堤堵塞決口使水無他
洩旋卒復命潘季馴晉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時河淮

並決滙爲巨浸桃清運道梗累年弗績議者多謂決
口當勿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之季馴與
總督漕運侍郎江一麟躬親荒度南邇維揚北抵清
桃西窮鳳泗東抵海口言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
海壅河高決堤四溢咎海議濬則誠然矣但今海口
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
里深皆三四丈不等潮汐往來着足無處即欲別議
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工力實爲艱鉅且海
舊口沙積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若新聞一
地則土壤堅實人力水力俱莫能措乃知海無可濬

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
又非可以人力導必順其性先備其防所以繕治堤
岸俾無橫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
頻年亦日以繕堤爲事亦無日不以決堤爲患顧卑
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堤制未備是
以河決崔鎮等口水多北潰爲無堤也淮決高家堰
黃浦等口水多東潰堤弗固也乃不堤制是求而咎
築堤爲下策豈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旁潰
又復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正海口者何啻强弩
末是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水力益

弱將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
決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誠用真土高築厚築勿爲
惜費必且遠築勿與爭地斯堤於是乎固也如徐邳
挑清沿河各堤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河不旁決而
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
會河力專淮河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
力弱也暫塞清江浦河嚴司啓閉以防內奔姑置草
灣河專復雲梯以還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堵
其末流使河淮全力涓滴盡趨海則力强且專下流
之積沙既去上流之淤勢自通海不濬而濬河不挑

而深此固堤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
伏秋水發暴漲傷堤如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
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其土最堅可築減水石壩
若水高於壩任其滾洩則水勢可殺而兩堤無虞矣
夫智以不鑿爲大事以師古爲得必循河水自然之
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
可倣其平成之業河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挑清
至清口會淮東入海淮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
河東入海此兩河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
漕江南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間平江

伯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濟爲運道然虞淮水漲
溢東侵淮郡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
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河水漲溢南侵淮
郡故堤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
迤東而河不南侵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
嚴立啓閉禁祇許漕運鮮貢由閘出入是掌都漕五
日一開放官民船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
渠永賴其後剝蝕既久堤岼漸傾水從高堰決入一
郡遂同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閉亟
穿支渠多爲疏洩計其心良苦詎知旁支暫開水勢

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三十分猶未及一豈能受全河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所新開尋已復塞故河亦漸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一而河淮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將亦不難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猶欲別鑿他所殊爲可已以今而計卽草灣亦須置之惟有修復平江伯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河淮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如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浚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工次第

舉之則淮以南運道當無虞堅築桃源以下崔鎮口
諸決則全河歸故道至兩岍遙堤或葺舊工或創新
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運道當
無虞河淮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復而挑清淺阻不足言矣若夫撈濬之說僅可行諸
閘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難施悍激湍流器具難下
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奚益又條爲六議曰塞決曰築
堤曰復閘壩曰創滾水壩曰止濬海曰寢開老黃河
帝俱依議行七月季馴請復新集故河條五利以上
時河出徐州小浮橋迤北胡佃梁樓北陳雁門等處

水僅踰尺散漫不能成渠下壅上潰勢大可虞八月
給事中王道成言治河疏上流誠爲探本然南挽淮
流北障河決衆動八萬費逾八十萬又欲開數百里
故河集此一時恐難並舉且財力必不繼宜權緩急
而圖之七年十月撫按周鑑蘇民望等會覆開復新
集財用不敷民力不堪且時濬時淤北陳尤難措事
惟當各守隄防設官豐碭徐沛會山東河南協修行
縷二堤俾茶城北無衝潰虞而濁河小浮橋一聽分
流無妨濟運從之是月河淮工成先賞季馴一麟各
銀幣有差遣給事中尹瑾往同巡按御史李時成勘

實以聞八年二月瑾踏勘河工還因繪圖進奏黃淮
二河古稱二瀆黃發源於星宿海經崑崙山歷陝西
山西河南出南直隸徐州合山東汶泗諸水以資運
道自徐經邳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
南桐柏山經鳳陽泗州亦至清河縣東與黃河會二
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其淮河南則由
淮安歷揚州以通江南黃河北則由會通河歷天津
以達京師合抱鳳泗光嶽鍾祥爲我國家億萬年根
本地且歲輸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
用上關國計下繫民生自隆慶間黃河從崔鎮等口

北決淮水從高家堰等處東決二瀆之水散漫無歸
入海之路停滯不達今惟諸決盡塞兩河復合水行
沙去海口復通且堅築堤堰以防伏秋之漲連建減
水壩以洩盈溢之水築歸仁集而泗州陵寢無衝射
之虞固黃河八淺寶應諸堤而興鹽諸邑無昏墊之
苦塞天妃閘以拒黃流修復通濟清江福興諸閘以
嚴啓閉復禮智二壩剏建天妃壩以便車盤於是兩
河悉循故道流移有田廬之慶漕運無轉輓之難臣
查勘所至睹記詳確因念兩河形勢實爲國家命脉
謹繪圖貼說以進夫知其爲山陵之形勝則思培護

之當嚴知其爲京師之通津則思疏濬之當豫知轉
運關乎國用則思經理之當周知昏墊切乎民生則
思保障之當急知堤堰之綿亘則思上流之當防知
壩閘之布列則思下流之當洩觀今日之順軌當思
昔日之橫流知成功之極難當思保守之匪易擇人
以重其寄久任以責其成歲修以葺其工綜覈以稽
其實皆無容緩者帝留覽之進季馴尚書加太子少
保廕一子是役也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
十餘里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鎮
等決一百三十處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岍遥堤長五

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廠坡堤七百四十餘丈使
兩河不得外決築碭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
約水不得北徙築徐沛豐碭縷堤一百四十餘里砌
八淺寶應湖石堤共長一千五百七十餘丈建崔鎮
徐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長一百二十丈修復
淮安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遷道濟閘於甘羅城南
以納淮水築攔河順水等壩十道建涵洞二座減水
閘四座濬漕河淤淺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餘丈開
朱輝港河渠二道凡帑金五十六萬六百三十七兩
有奇九年五月復安東縣治十一年正月濬韓家口

引渠出徐州十四年五月決范家口灌淮安府城全
河幾奪又決天妃壩淤福興諸閘十五年七月決開
封劉獸醫口等堤十餘處河遂南徙十月命給事中
常居敬勘理黃河時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及
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勢將
北徙上流不下徐淮運道可憂近裁河道都御史分
屬巡撫管理事權不一推諉易生乞差風力老成給
事中一員前往踏看催督故有是命十二月居敬議
大社集南新月堤內取土填實深潭加堤以聯舊址
即增修大社東至白茅集百里長堤其毛家潭三尖

口等處與東明護城堤一併亟築從之十六年二月
總督漕運都御史楊一魁先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
部擬會勘至是居敬同河南巡撫都御史秉貞吉巡
按御史王世揚言衛輝城卑於河決則勢不可禦必
有衝潰患且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
口寬闊河身使南行無滯而衛河急加疏浚禁民引
水灌田尤完計也詔從勘議又勘議堤工地亘千里
連十邑界兩省而唐冢口爲黃河要害處考城曹縣
中彼此居民互相盜決尤關運計宜分地專官嚴程
興築估計堤壩三萬三千一百五十餘丈工費八萬

四千六百餘兩帝命如議行三月給事中王士性請
開復黃河故道原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
在清河縣北其南別有濟運支河黃河強遂奪以直
趨於是北流自棄久且斷然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
瓦子灘凡九十里窪下不耕無室廬墳墓礙難開河
費鉅而故道一復利將無窮章下所司四月御史喬
璧星請重河防復專設總理大臣從之居敬會同總
督漕運侍郎舒應龍請增建鎮口閘接築塔山支河
縷堤詔如議六月居敬勘黃河故道難復罷其役潘
季馴再受總理河命上言黃水濁而強汶泗清且弱

交會茶城每伏秋黃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
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即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
有淺阻無踰旬日徃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
以遏濁流之橫內無壅阻患黃退則啓閘以縱泉水
之出外有洗滌功頃都給事中常居敬增建鎮口閘
去河愈近則衝刷愈易但閘禁不嚴與無閘同貢使
馳行勢家開放急不能待運道以阻乞嚴禁如八年
清江浦三閘倒報可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
口月隄溢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
人民溺漫不測十月黃河決口塞十九年六月開魁

山支河成先是黃河溢徐州水積於市一時遷城改
河群議紛出自此經年停潦盡洩無存河起蘇伯湖
至小河口長一百六十有二里九月泗州水沒州治
三尺居民淦溺十九浸及祖陵議疏泄有謂由傳寧
湖開抵六合入江者有謂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
諸湖者有謂弛張福堤洩諸淮口者有謂開壽州瓦
埠河分上流水者有謂別開新渠且廢高家堰者行
河漕撫按勘議二十年正月尚書曾同亨言泗州泛
溢旣闕陵寢又關運道不獨一方生靈攸係今諸臣
勘議多枘鑿宜遣風力科員往會計畫帝以命給事

中張貞觀四月季馴上言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強之不可治有正理鑿之不可人欲棄舊以更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靈霖水漲久當自消議論多者成功或毀支離勝者正道必廢臣身雖已去國臣心猶在此河因條辨惑六解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常論河勢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法惟以隄束水以水攻沙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築塞似爲阻水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

阻之乃所以䟽之也合流似爲益水不知力不厚則沙不滌益之乃所以殺之也其治隄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又有滾水壩以容其奔放而平其怒激所謂河不兩行治河無止工其言洵可守云八月貞觀會總理河道尚書舒應龍議河淮同趨者惟海而淮由河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停蓄一望無際泗城如水上浮盂而盂中浮水復滿雖祖陵元宮高聳乃自神路至三橋並諸儀衛丹雘無不被水又且漫及高寶裏河運堤民居皆

多衝決請大開清口沙設以常役使不復淤分黃流
於清河上十里殺其勢且不爲運梗復合流於草灣
之下令衝海力聚塞鮑家口王家營二決堵其橫溢
兩岬使隄無復決潰如是全淮合黃東下則河身漸
而漸濶矣限以即月興工明年六月報政十一月應
龍貞觀以倭警乞暫停腰鋪支河工許之二十一年
二月貞觀報命議浚歸徐一路達小河口採徐邳溢
議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紆鎮口患又議引沁部言
事宜詳慎或應與前項腰鋪工役並舉或應即支河
三議中酌求長策下總河會地方官集議五月決黃

壩口八月應龍言夏至以來大雨河溢陷沒邳州城
高寶諸湖堤不守二十三年四月直隸巡按御史牛
應元繪祖陵河患圖以進因言黃淮原有交會處黃
自西北來抵清河縣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
河口會淮是名老黃河永樂初陳瑄以其迂曲乃從
駱家營開一支河即今往來行舟處而老黃河廢慶
曆間復從草灣開一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舊所
交會處淮不勝黃遂旁竄各澗口黃流乘空漾上清
口以淤所稱門限沙是也此時不思挑闢乃費鉅萬
橫亘六十里築高堰於是倒流爲陵患前歲科臣張

貞觀議開腰鋪支河即功成而淤沙如故淮水終不能出近科臣吳應明言就草灣下流濬諸決口由安東歸五港是一策也大意主挑閘門限沙復淮故道未幾應龍報張福隄決百餘丈門限沙見在行功腰鋪開尤不可廢下部議侍郎沈思考又言老黃河自桃源三義鎮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存當一意開濬河勢必分爲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其患當自弭時論議日生迄無成畫帝以遷延糜費滄沒滋甚草應龍等職遣給事中張企程勘議五月御史高舉言二瀆無安流請挑灌口成

河爲上策主事樊兆程言舊海口不可濬當濬自鮑家營至五港口六月御史夏之臣言急救祖陵非開高家堰不可給事中黃運泰言治河宜治下流遽開高堰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非計俱令勘河管河官悉心會議八月企程奏前此河不爲陵患自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旣淤又築高堰以堵之隄張福以束之遏全淮與黃角舉七十二溪之水滙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者十一停者十九河日以高淮日以壅安得不倒溢灌泗乎顧今高堰屏捍高寶揚淮自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

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加開濬三十餘里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伍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通永濟河引水由窰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議也九月總理河道尚書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總督漕運都御史褚鐵議先導淮徐分黃應元折衷其說謂治標如漕臣勢便而功易治本如河臣功大而利遠工部兩具覆帝從之發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開桃源黃壩新河起黃家嘴至五港灌口

分洩黃水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積沙約十里又於
高堰旁若周家橋伍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豫
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留企程督治二十四年四月
一魁報泗陵水患平九月河工告成賞賚一魁鐵等
有差鐵陳分導未盡事宜請塞黃垆口一魁言黃垆
口一股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
洋一小股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距不遠
四十里所當䟽會正河濟運黃垆口不必塞時河決
黃垆旣久人各一議至是主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
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水患培歸仁堤以護陵

寢二十五年正月鐵復䟽極言黃堦口不塞則全河南徙害且立見三月濬小浮橋沂河等口工垂竣一魁言河之決也南徙徐邳復見清泗於運道無妨今日已驗議者猶以祖陵爲憂請徹往事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經項城太和潁川潁上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行之二十餘年至永樂九年河稍北入魚臺塌場等口未幾復南決由渦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歷鳳泗以出清口未聞爲祖陵慮又行之四十餘年至正統十五年河復北決衡張秋景泰六年徐有貞塞之乃復由渦河

東南入淮亦未聞爲祖陵慮又行之三十餘年至弘治二年河復北決衝張秋白昂劉大夏相繼塞之復導以南流一由中牟至潁壽一由亳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時全河大勢縱橫潁亳鳳泗間而符離睢宿並且衍溢卒未聞爲祖陵慮又何堤及歸仁也惟是正德三年後河漸北徙或由小浮橋入漕或由飛雲橋入漕或由穀亭入漕其勢始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亦資接濟而受泛溢害實甚至嘉靖十一年朱裳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輕舉說夫當全河南徙祖陵晏然及北徙僅議分

導一支乃反足爲虞乎然當時濟祥符之董益口寧陵之五里鋪滎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野雞岡寧陵之楊村鋪俱入舊河從亳鳳等處入淮猶南流未絕亦何嘗聞祖陵有所患至嘉靖二十五年後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迄今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顧猶勢暗主客日築垣而居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瀆患上祖陵此實內水停壅非由外水衝射萬曆七年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乃作歸仁堤爲保障計謂祖陵命脉全恃此

堤無怪習聞其說者遂疑黃堦之決下嚙歸仁不知
決在黃堦下流易洩必無上灌憂况今小河口不日
竣工河復故道去歸仁益遠無煩過計也報可四月
一魁旣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濟
運及是久不雨上源水枯河又決義安東水壩小浮
橋水微漕河以溢一魁因議挑黃堦口迤上掃濇淤
嘴開李吉口仰受黃水救小浮橋上流涸九月鐵言
黃堦未塞全河不來非計於是一魁又言濁河沙淤
高出地上潦則溢旱則淺今曹單河身濶一二百丈
深二三丈尚不免橫流徐邳河身濶不滿百丈深不

過丈餘徐州以西深者六七尺淺纔二三尺而夏永
韓家道口周家道口宿州徐溪口符離河諸處皆濶
百餘丈深至二三丈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棄
自古難復正統間叅將湯節議於徐呂洪南北口建
閘節水通舟行有效宜復舊制於鎮口下大浮橋上
呂梁下洪邳之沙坊各建一石閘節宣汶泗更於鎮
口西築壩截黃開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
運以杜滙淤鎮口害遇漲則聽從王山滾水壩分洩
入姬村湖實萬全計從之二十六年三月給事中楊
應文言自垵口決河徙而南徐呂幾斷流矣開李古

口小浮橋諸處終未可持久加河北接汶泗諸水東
受沂蒙諸泉前河臣翁大立傳希擊皆嘗議開未果
請舉其功詔行勘議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侍郎劉
東星總理河道十一月一魁進全河圖言黃河自古
爲患近自分黃導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矣又自
黃涸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無河患而其餘波
出義安者又導入小浮橋足濟二洪涸則今日之河
既有合於決堤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
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
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毫壽之郊以不治治

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盡決入運因遂資其
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築堤而束之涓滴不容
外洩於是濁沙日墊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
淤魚滕被侵下壅清淮則退而內豬盱泗爲魚以致
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
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命改絃易轍首開
伍墩涇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
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
濟運建閘汶泗諸水而節宣之運道自在固不必殫
力決塞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陂湖

以爲之滙有小河白洋河周家朱家諸溝以爲之委
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堤最
爲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挑清由洪
澤等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
南流泛濫雖不免爲夏邑民生害碭山水道當衝南
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垾口被
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
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秋徐邳不又幾魚鱉
乎以較今日孰輕孰重故臣終始自信以爲止就已
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虞亦不能

爲陵寢生民患抑臣又有說禹昔導河析二渠播九
河隨水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布
星列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
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所
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旣無容水之地固宜其
有衝決也使若空碭山一邑土北導李吉口下濁河
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
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
邑千金之賦而修河費歲省且萬計此萬世良圖也
一魁苟且近功乃欲以碭山爲壑時竊議之二十七

年十月三仙臺趙家園等處河工成進東星尚書先
東星議開趙梁謂河自商丘虞城下歷丁家道口馬
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
下二洪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此河遂淤後潘
季馴議復估費四百萬而止今決黃堠口由韓家道
口至趙家園南衝成河惟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
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壅塞如故應募夫五萬人
以浚之約費八萬金踰月當竣而大挑漕河小挑濁
河俱可省其役即李吉口前功難棄然自李吉至鎮
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趙家園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

况大浮橋旣節蓄建閘則沿鎮口濟運亦無籍黃流
報可又起三仙臺抵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渠自徐
邳至宿然亦旋淤彭城呂梁間所稱懸水三千仞者
可褰裳涉矣二十九年九月河南巡撫都御史曾如
春奏河決蕭家口先是開歸大水商丘蒙牆寺河涌
發衝決蕭家口一百餘丈全河南注舊流立變平沙
行舟皆膠落不能去蒙牆寺忽徙置北岍商虞多被
淹沒如春云此河徙也非決也給事中張問達言蕭
家口在黃堍上流往年黃堍決濬由趙家園諸處濟
運尋已塞淮徐三百里幾至斷流今決蕭家口商船

不行運艘可無慮乎乞從衝決上源勘至徐溪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詳爲定議帝是之東星卒所舉工多未竟十一月御史吳崇禮言張家樓決口在開封東北蒙牆寺決口在歸德正北全河旣潰勢難捍禦若從決口圖之猶事逸而功集也張家樓決小塞易蒙牆寺西北宋家莊上流傅家集西河相望約距十里乃黃河彎曲處須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至劉家口約長十二里務挖深濶容受水汎並將前李吉口抵堅城集沙淤三十餘里盡力挑通其黃垆口南馬溜武營何家集各決亟堵塞堅厚又

恐全河復灌鎮口再改挑唐家口注之龍溝入小浮橋切計無出此者乘茲冬候水凍施工殊易請移河南撫臣預行料理候簡河臣從之三十年二月如春言蒙牆告決河勢盡趨永宿修築汴堤誠目前至計乃汴堤上自歸德下至靈虹接連歸仁堤數百餘里若河南地方雖已完固而靈虹猶爲殘缺則狂濶必復南奔相應併加培築宿遷小河口爲睢水出洩故道河渠亦未深廣宜速開濬耿車時兒灘橫堤年久圯廢亦宜亟舉俱限春月報完詔嘉納之尋追咎不塞黃烟口斥一魁爲民進如春侍郎總理河道三十

一年正月山東巡撫都御史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爲
蒙牆上源上源旣達則下流不宜旁洩宜塞請勅河
臣酌處從之時如春主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
然河南以爲利山東以爲害且河決廣八十餘丈而
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曰河流旣回勢若雷霆藉
其勢以衝之何淺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
流沙流勢稍緩旋已就淤矣一夕水漲衝魚單豐沛
間如春驚憂暴卒六月給事中宋一韓因署河事鳳
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揭言防河猶防邊師有三鼓
河有三候六月其一鼓作氣也七月其再鼓而盛八

月則三鼓而竭矣今河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
保法謹避其鋒固守埽壩及諸要害可也河非持久
之水每一泛漲不過三四日候其消落機有可乘合
用張仁愿捨築三城法即日萬柝齊發水漲復止可
也李吉口水勢散漫堅城集更無洩水區恐其奔赴
決口愈怒愈專合用周亞夫以梁委吳楚法少殺其
勢候水信爲工程可也今新河臣采行之七月河決
蘇家莊攔水壩衝入沛縣四鋪口太行堤灌昭陽湖
入夏鎮橫衝運道三十二年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
化龍請開泇河言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

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
茶城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
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向徐邳是名銀河爲
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
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
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於陵旣遠於運且濟前河臣
排群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
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爲令計惟守太行堤開加河
爲善帝是其議四月工部尚書姚繼可言加河成績
漕可藉矣而黃河衝徙魚鯨豐沛河臣議於堅城集

向上開渠引河使下流疏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一路殺其水勢既可移豐沛患又不至昭陽山城開加分黃兩工並舉所請漕庫馬價等銀乞勅速濟允之八月克纘言自河決蘇家莊水滄豐沛下流壅滯黃水倒灌濟寧魚單平地成湖請大加賑恤命戶部行是月化龍奏分水河成三十三年七月以黃河洶溜寬運船過淮過洪限其衝決處所令管河官速治八月總理河道侍郎曹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三年矣初洗豐沛繼沼單魚陳燠之塞不成南陽之堤盡壞又且上灌金濟旁侵運道其勢益岌岌也臣

親詣相度用加體察見今太行堤潰流泛濫浮行地上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雞岡皆入淮故道毋謂蒙牆已塞而無虞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荆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毋謂加役已成而無虞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漕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災止魚濟等處而無虞於民熟思詳按河中路由南北二股北股出溺河再疏再壅惟南股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甚順度長三萬一千四百丈有奇議濶四十丈至二十丈不等深皆一丈五尺需夫

六萬人約期四百日估銀八十萬兩惟是公儲虛耗
仰乞多方處給疏留中給事中宋一韓咎前河臣李
化龍開泇河計誤因言時聘意主大挑近是不報三
十四年四月大挑河工竣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
一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六月郭爟樓人字口決北股
至茶城鎮口三十九年六月決徐州狼矢溝總理河
道都御史劉士忠命官夫築塞之四十年九月決徐
州三山口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一百七十餘丈梨
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原陸邳睢河陡涸議開
韓家壩堤外小渠引水歸河四十二年決靈壁陳鋪

未幾復淤平四十三年正月郎中吳大山副使袁應
泰挑復三山口故道剏築遙縷各堤二萬三千丈有
奇四十四年五月復決狼矢溝由蛤蟆周柳諸湖入
加河出直口運艘不前總督漕運侍郎陳薦開武河
等口洩水平溜八月決陶家店張家灣河由護城堤
下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及冬決口於加築大壩
河流復舊四十六年閏四月命江西巡撫都御史王
佐總理河道佐言狼矢決口未塞黃河故道久湮直
河泛溢可虞泉源微涸當濬加身猶多砂礮水櫃漸
作桑田亟請修舉四十七年九月決河南陽武脾沙

堽水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十一月佐築塞
之天啓元年 月河決靈壁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

白洋小河口總理河道侍郎陳道亨役夫興築時淮
安靈霖積旬河淮暴漲數尺山陽裏河決王公祠楊
家廟磨盤莊謝家墩清江浦鳳直二廠等處外河決
安樂鄉顏家河張家窪高家堰伍家墩諸處清河決
龍王廟徐家路諸處水入郡新聯二城民皆蟻城以
居舟行街市三年 月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
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地丈許漫雙溝決口
凡上下一百五十里盡成平野四年六月徐州黃河

大漲內灌州城總理河道侍郎房壯麗大挑故道議
遷州治雲龍山五年 月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
可遷六議從之先是河溢邳宿桃安田廬盡沒副使
宋統殷謂狼矢溝旣塞患移西南歸仁岌岌不保若
於羊山橫築一堤則郭家嘴魁山諸險皆可無防任
河由黑水口東注出馬家淺餘支盡堵歸從一流則
歸仁如磐石而陵寢無虞矣六年 月河決匙頭灣
趨劉口東入駱馬湖崇禎二年 月河決漕縣十四
鋪口四年 月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丘荆隆口破
曹縣塔兒灣太行堤六年 月決長山口全勢趨加

運道淤阻壞歸仁堤八年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
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徐州請開河
挽黃水注之謂先年漕艘出淮即由黃河行運上至
徐州入大浮橋閘河是黃河即運道也因運重黃分
防嚴密雖有橫決旋加塞治自漕從汴河經駱馬湖
出河防寢弛數十年來沙高河壅中飽上潰近五六
年決露字鋪呂字鋪城安青墩等口比又決長山樊
店徐邳三百里黃河敝壞極矣今議挽黃歸正自徐
州以上疏深大浮橋舊漕河塞夏鎮彭壩使水盡南
出下挑蘇伯全淤故道接挑天地元三鋪半淤故道

引水會樊店轉河歷呂梁東下又挑淤自鯉魚山至邳州直河口南塞呂字決北築匙頭灣馬路口窪堤東水順下直河更於長山口築塞下埽逼水半使回東則黃河上下流貫兩河內外通澈將黃運合併歸舊流矣從其請及鑿黃水朝暮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遂被逮既奉勅確查漕運回空出汴河者舟八百七十有八出新開河者舟五千八百四十有四淺滯徐州月河口尚未盡南者三千有餘舟九年六月塞長山垂竣復決樊口壩西衝河二道百有餘丈十年正月改邳河於羊山前四月長山決口塞

挽黃南北堤築分五工並告成六月決劉獸醫口黑
堦西遙堤十五年九月決開封黃金壩城陷沒時逆
賊李自成久圍開封巡撫都御史高名衡推官黃澍
密議作渠引河注堤灌賊既決上下朱家寨馬家口
相距三十餘里至汴堤外合爲一流洶溜直衝城俱
圯周王恭掎得巡按御史王漢舟迎走磁州名衡澍
等俱北渡人民倉卒不得奔避溺死無算賊引屯高
地獨全事聞帝特命侍郎周堪賡往治之十六年
月總理河道侍郎黃希憲報河決日甚請留邵沐寄
頌餉銀三十五萬兩以資經理總督漕運都御史史

可法言北河淺阻方慮回空又報開封河決下流盡
淤毫及蒙城懷遠臨淮泗州水勢與伏秋無異洪澤
一湖大難容受漸漫高堰其椿石久圯立見崩頽河
淮將盡由清口東注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三十里河
身且歸淤淤新運大可憂帝以汴河屬周堪賡漕河
屬黃希憲責雖分任事實相關一應築浚事宜俱着
協力速計河自昔爲患有明又以資運以是築浚之
功與河終始云

明史卷八十七

志六十一

河渠三

漕河上

漕河在昔無專渠元外行海運內開會通河有明因之又數變而後漕有定河初太祖建都應天則漕於江餽餉遼卒則沿舊漕於海成祖遷北平自海運者仍由蘇州入海至直沽達京師自河運者上江來儀真下江進瓜洲會邗溝浮高寶諸湖逾淮入黃河以至陽武絕水從陸運抵衛輝下衛河仍水運至通州逮會通河既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三千餘里始皆運道矣而自昌平神山泉諸水滙貫都

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寧天井開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開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每三月開彭壩循加達直口入黃濟運九月閉彭壩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泗沭小沂河並山東泉水也先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邱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近從直河口抵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

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京口旣入爲江南河其
由瓜儀達淮安又爲南河由黃河達豐沛爲中河由
山東達天津爲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爲通惠河而
總謂之漕河洪武元年二月大將軍徐達以曹州決
開塌場口轉運軍糧二年 月命儲遼東餉於蘓州
大倉備海運五年 月由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時京
都積儲所仰給者江西湖廣之粟江而至浙西吳會
之粟江南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
黃河而至其給遼東軍士一用海運而西北轉輸之
道未深計也六年十二月工部請濬開封自小木至

陳州沙河口淤塞從之七年 月由開封運粟沂河
達渭以給陝西九年 月命知州趙原督丁夫修築
高郵湖堤二十餘里從老人白叢桂請也叢桂又言
寶應自槐角樓抵界首沿湖堤岍屢築屢圯民苦役
無已請開寶應直渠從之渠倚湖外南北四十里築
長堤與渠等引水入內便舟楫民力得休十三年
月詔仍由海運七十萬石餉遼十四年十一月濬揚
州揚子橋河至黃泥灘九千四百三十六丈十五年
十二月濬儀真河九千一百二十丈置閘壩十三處
十七年閏十月修築江都深港壩濬河五百六十七

大二十年正月揚州府同知任祥言高郵堤岝圯壞
遣主事楊德禮往督有司修築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成長一千四百三十丈二十二年 月復由海運六
十萬石餉遼二十四年 月原武決浸入安山湖會
通河淤三十年 月復仍由海運七十萬石餉遼三
十一年閏五月濬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河永樂元
年三月濬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府輝縣西北八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
府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
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

京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甚便下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七月尚書郁新言淮黃多淺灘跌坡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約可載三百石者運入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改用淺船約可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陸輓入衛河轉輸北京從之閏十一月浚江都瓜洲壩河二年十一月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四年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先是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率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

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
百七十里抵衛輝仍由河達是爲海陸兼運十一月
常州孟瀆河閘官裴讓言漕從吳浙經孟瀆歲運二
百萬石今自蘭陵溝北至閘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
奔牛鎮一千二百二十丈年久堙塞乞疏治命右通
政張璉發蘇松常鎮四府民丁浚之八年八月修寶
應堤峴八十里是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
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都布官自行督運
共三百萬石有奇九年二月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
濟會通河故道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

沙岍衝決河道淤塞故置陸路八通運所每所用民三千丁車二百輛以通饋餉歲久民困於役永樂初運兼陸海既險且費屢有言開會通河便者帝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還極陳疏濬便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及直隸徐州鎮江應天等處民丁皆給糧賞蠲其他役及本年田租命禮總督之六月會通河成河蓋源於汶泗汶水出寧陽泗水出兗至濟寧而合由濟寧抵臨清計

三百八十五里用汶上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東平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勿東流令出南旺四分往南以達徐沛六分往北以達臨清又相地置閘以時啓閉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有十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又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八月禮還京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濟寧一帶恃引以濟漸入冬春泊水不足乃令汶河上流自寧陽已築壩城壩遏入分水新河若不經理河源

或引別水益之其涸可立待也東平州東境沙河一道本汶支流至十路口通於泊比年雖流沙淤塞然其河口不過三里許加濬頗易其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是年純䟽濬黃河故道引水自封丘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十年正月御史許堪言去秋衛水溢壞岸修葺未久今復坍塌請勅預計帝命宋禮相度措置四月禮奏自衛輝至直沽堤岸皆薄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就彼宜開二渠則雖遇水漲土河受之自無潰行已經舉工比復視德州西北隅亦可開渠洩

水蓋自衛河岨東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五里舊河溝五里古路二里平地使開河通泄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誠爲長計帝嘉其言但以農務方興不忍竭民力命俟秋成爲之是月浚北京通流四閘河道萬餘丈十一月儀真沿江堤岨及夾港河發役修浚又疏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十二年九月築武清要兒渡決口六百餘丈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先是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定河南山東兩淮諸處運米各由近道達北京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上江下江凡

歲運三百萬餘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盤壩過淮淮安建有五壩仁義二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其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漕船經此入淮禮智信三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亦自城南分引湖水抵壩口其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入淮輓輸艱難不勝其勞至是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值宜鑿爲河引湖水會淮最爲漕運其地蓋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也瑄以聞乃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即就管家湖

築堤亘十里以利引舟其入淮之處置四閘曰移風
清江福興新莊時其啓閉濬儀真瓜洲河通江潮鑿
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達大江築
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
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
議以原坐太倉歲糧分蘇州等府併山東兗州送濟
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併直隸衛軍
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
南各衛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
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於凡水溢膠舟

之處俾之導行又即沿河堤岸鑿井植木以便行人
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並續設淮安之清江福興徐
沛之沽頭金溝山東之穀亭魯橋等閘各置官掌之
自是漕運直達通州海運遂廢二十一年七月築通
州抵直沽河峴洪熙元年十一月儀真瓜洲壩河久
塞漕運難行帝命瑄發常鎮及揚州軍民二萬人濬
之宣德元年十二月復濬儀真瓜洲壩河三年十二
月行在工部言要兒渡河決水從東注漕河淤澁亟
請修築從之四年正月起軍民夫十二萬濬濟寧以
北舊河自長溝至棗林間百二十里二月浚河西務

河道並修堤岸先要兌渡決命行在工部築之水急民少久無成功至是命隆平侯張信督京操軍萬五千人益之六月瑄請勅山東三司遣官鼎理河道如故初聞河淤淺朝廷命侍郎蘭芳及山東三司遣官督視疏濬漕運無阻近年不遣大臣惟都司按察司時委督視布政司竟不遣官故瑄以爲請五年三月瑄復言支運法軍與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帝是其議改爲兌運法其後耗亦納官遂失初意六年二月濬金龍口引水灌注徐州便運從御史白圭請也金龍口即荊隆口八月浚泰

州白塔河置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及清江閘
河初侍郎趙新御史陳祚皆言江南漕船從常州府
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省瓜洲
盤壩費宜開浚置閘及儀真舊江口鑰匙河黃泥灘
清江閘俱宜䟽導帝遣主事潘原會淮揚府官審視
與瑄議至北還奏興舉便估用夫六萬三千人度二月
可成帝以三役並作勞民太甚停儀真鑰匙河待明
年農隙時七年三月尚書李友直言通州至直沽河
道三百六十餘里紆曲多灘淺漕船阻滯請如永樂
中遣勲戚大臣相度䟽理帝命侍郎王佐往治之七

月置呂梁漕渠石閘初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如舊洪西岍鑿梁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水發可以行舟至是復請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省之庶幾往來無虞帝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是年瑄復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以便牽輓堤下皆置涵洞互相灌注十年十一月復濬荊隆口正統元年七月漕河決要兒渡工部請發漕運軍併力修築帝以漕卒不可重勞命別爲區處二年二月勅五軍營各發軍一萬部發畿內民一萬往築要兒渡河踰月

堤完復武清縣民三十家使巡視之時武進伯朱冕
尚書吳中開通濟河河去通州二百餘里仰受潞河
諸水下合直沽南流入海潰決時作帝遣大監阮安
行視安還奏河西務徑行二十里可鑿河以疏水勢
當役五萬人帝以爲然於是命冕等按所計數諏日
興役如期河成復夾築河防使水循道南行不爲害
報聞賜名通濟三月命侍郎郭辰都御史賈諒分治
濟寧南北運道三年八月築高郵湖石堤四百二十
五丈四年 月漕運都督武興奏白塔河洩水置壩
閉塞仍從瓜壩過船七年七月修築淮安西湖中堤

路是年漕運叅將湯節以洪水迅急數壞舟楫議於
徐州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月河南建閘以蓄
水勢從之八年三月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原東西
港二逮永樂中東港貯材木遂廢爲厰正統初廷臣
議徙浚未果至是督運官見壩廢港堙非惟重運遲
阻且艤泊大江風濤不測請於農隙僉鎮揚二府民
夫七千人便可修復事輕易舉從之時巡撫蘇松侍
郎周忱彙覆常州武進民奏漕出夏港沂江患弗勝
言自城西德勝河北入江對泰興縣北新河徑易達
即卒遇危險皆得以避浙江都司蕭華奏運從孟

瀆河出江入泰州白塔河江行不踰半日旣安且迅
各請濬其壅淤言皆有據請先治孟瀆其白塔有四
閘當即其中大橋閘築壩候漕河水泛則啓行落仍
閉塞德勝亦宜浚理惟北新河當役十五萬五千人
匝月爲期比年民困災傷不堪興大役合俟三河工
竣再議帝是之九年十二月䟽鎮江常州漕河十年
五月叅將鄧言滕縣七里河淤塞水絕漕渠乞自沛
縣魏家潭直抵雞鳴臺濬使入運置閘啓閉其沙河
泥溝等處並宜疏通從之十三年二月濬睢州巴河
初徐州呂梁二洪皆分黃河水以通舟楫其太黃寺

巴河原係分水之處年久淤淺水脉微細都督興曾
請䟽濬以冬寒土堅而止至是乃復濬之是年河決
滎陽東衝張秋潰沙灣壞運道命廷臣修塞弗績十
四年正月修山東金口堰壩壩本石甃蓄水下流會
通河濟運洪武間取其石築城易土爲之壩遂屢壞
是役仍甃以石景泰元年四月御史陳全言沙灣決
口築堤已及半兩岍留兩缺泄水令東阿縣西大洪
口鯉連河水落河身出去決口甚近恐掣會通河水
東去於運不利乞併築塞兩缺爲便從之六月久雨
決通濟河東西岍命有司修築十二月工部奏漕河

自通州抵徐州中多淤淺恐阻新運徐州等處請勅
都御史王竑通州等處宜別遣在京大臣分道督理
詔竑如議大臣不必遣令都察院擇廉能御史往任
之二年二月勅山東叅政王聰僉事王琬督治沙灣
河五月報沙灣堤成六月沙灣北馬頭復決掣漕流
以東三年八月清河訓導唐學成言河決沙灣臨清
告涸實由地卑堤薄黃河徑趨勢急遂莫能禦故完
堤甫聞而決堤復見也從臨清至沙灣閘凡十二有
水之日其勢甚陡請俟漕運畢日洩乾閘河於臨清
濬月河以通舟直抵沙灣則水勢自緩衝決無由而

漕運通矣帝令學成往同山東巡撫都御史洪英相度
宜否四年五月復決沙灣北馬頭漕河水掣入鹽河
運舟悉阻七月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教諭彭
頃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其言近理且往
來舟人淹滯日久愁困踈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
傷財力無不樂趨皆可因而用之詔下尚書石璞措
置九月璞新鑿一河長三里許以避沙灣決口上下
與漕河通六年三月尚書江淵奉詔集廷臣議濬漕
河淵言漕河方阻策惟疏濬但今山東河南民力已
罷且農事伊始不可妨其東作請用京操步隊官軍

五萬人督以大臣往同都御史徐有貞商治有貞言
官軍一動糧費千萬且遇水漲輒力無所施宜用治
河州縣民丁爲蠲馬牧等役令專其事其非近河居
人盡皆休放使歸南畝帝以爲然五月有貞奏漕河
疏濬功竣七月築沙灣決口成決垂十年至是會黃
河南流入淮有貞始克奏功詳黃河九月都御史陳
泰先奉勅濬儀真瓜洲江都高郵寶應及淮安漕河
是時訖工計濬河百八十里築決口九處置壩三座
役民夫六萬有餘十二月疏通濟河西岸沙灘及築
東岸決堤七年 月河灌淮安新莊閘口清江口三

十餘里淤淺阻漕命濬治復舊天順元年十二月少卿凌信言浙江江南糧運必涉大江以抵瓜洲壩風浪多險宜從鎮江裏河但自新港至奔牛百六十里率狹且有三壩又七里港口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必須鑿通即使深廣裏河實利漕船從之三年十一月徙桃源遞運所於清河之南所初在河北以水勢衝激故徙之五年二月漕運都督徐恭請移臨清舊閘三十丈浚深三尺六寸增廣三尺帝命有司即改修之六年三月命濬淮安以南漕河八年正月修築高郵湖所三十餘里七月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

淺阻二百五十里都事金景輝上言汴梁北陳橋舊有黃河過道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廵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惟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請開挑深濶並可分引沁水使徐州臨清均得利濟而衛水亦以增長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俱免陸運即江淮民船皆可由徐州小浮橋運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苦下部按實以聞成化元年五月復修築高郵湖岍三十餘里三年七年定濬儀真瓜洲港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

潮來往浮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每窮冬興役
手足皸瘃徒勞無實令自後冬初江涸時發軍民挑
濬三年一舉工率以爲常四年六月管洪主事郭昇
以正統中所築徐州洪堰閘景泰間河溢潰壞運舟
艱阻乃鑿徐州外洪翻船惡石三百餘塊鋪平裏洪
壩又甃石版牽路東長一百五十丈西長三百丈濶
五丈行者稱便五年三月濬通州河道南抵天津衛
六年七月工部奏通州至武清蔡家口堤岸衝決一
十九處直隸巡按御史張誥奏靜海及臨清南北河
口多潰塌俱命修築七年正月禁止往來官船開放

漕河積水十月勅侍郎王恕總理河道是年河決新
莊閘口至清江浦淤塞三十餘里恕議築壩於浦蓄
水待運暫令糧船且從仁義二壩如故時車盤再於
浦東西置壩二以助不給未幾濬通仍由閘行八年
三月恕以揚州漕河止藉高郵召伯諸湖水河身既
高於湖湖一消耗則河輒淺濫因請深濬河身並嚴
防近湖居民盜決溉田量造閘碶使湖得儲水河亦
自足利濟八月修築淮安以南堤岸衝決者十有五
處九年正月平江伯陳銳以漕河三千餘里必須南
北分理請自通州至德州責令郎中陸鏞自德州至

濟寧責令副使陳善自沛縣至儀真責令郎中郭昇
各有帑屬庶無虞失從之十一年八月命濬舊通惠
河先是尚書楊鼎侍郎喬毅以漕糧抵張家灣舍船
陸運入都城衛軍苦甚元時有通惠河自京達通州
不遠四十里永樂中曾此搬運大木其故道尚存請
修閘濬水令衛軍合二十五艘造一小船剝運爲便
至是銳等復請從之十二月置儀真通江港三閘十
二年六月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
渾河口六十里興卒七千人浚泉源三處增置閘四
所漕船稍通詳通惠河七月增設江都留潮通江二

閏十四年二月自汶上抵濟寧漕河堤決百有餘里
三月工部請勅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高郵召伯
寶應白馬四湖老堤東增築重堤從之十六年甃呂
梁洪上下石隄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丈
壩西復築堤二十餘丈以資牽輓十八年二月增置
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閘二十年十二月命侍郎杜謙
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徃理河務時大學士萬安
言京邊供用歲取給東南必資水運今沁決入黃又
汶泗諸泉久不濬獨以河身淺淤責所在官司不無
稽延宜敕工部重臣領練達屬員便宜督治故有是

命弘治元年八月議開儀真通江港港在儀真羅市
橋成化間郎中郭昇奏請浚與江通置閘行船潮滿
則開潮退則閉最利行者嗣有居人侵占緯道起蓋
浮鋪詭言開洩河水漕運官誤聽閉塞以致客船盤
剝損傷仍前受害太監蔣琮以爲言帝命從公勘議
二年七月修通州至天津河道是年河決原武支流
自荊隆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會通河侍郎
白昂旣相治及巡視淮楊以漕船經高郵甃社湖風
激觸岸輒多覆溺乃即堤東請開複河行舟以避其
患詔可四年 月漕運總兵都勝癸丁夫萬餘浚揚

州揚子橋灣頭河五年六月給事中羅鑑言漕河金溝淺之阻宜於大河西畔開河避之南旺湖之阻宜於孫村西畔開河避之命下所司是年復決荊隆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命侍郎陳政總理弗績六年二月張秋既決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多謂河不可復宜治海運帝深憂之會薦才識勝任者不限內外惟在得人於是尚書王恕等舉侍郎謝綬蕭楨布政劉大夏何鑑帝曰今日治河不但爲民去害實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必得通古今識形勢有精思偉畧者久任乃可此四人中再推允當以聞僉謂大夏才

識最優足當是任遂命大夏以都御史往理其事大
夏周度地形將舉役復念時當夏半水勢方盛漕舟
鱗集宜導使通乃自決口西岬鑿月河度可三里許
糧運以達七年六月開高郵複河成亘四十餘里賜
名康濟十二月塞張秋決口功成八年二月修築黃
陵岡河口功成河復南流運道無阻九年四月以石
甃高郵湖隄自杭家閘至張家鎮凡三十里其新開
康濟河西岬亦以石甃之十六年十二月山東巡撫
都御史徐源言漕河地勢濟寧最高實引受上源洸
水以濟而洸本汶水支流其口在寧陽縣峒城石頭

瀨之上元時治閘作堰使水盡入南旺分濟南北運
成化間以土堰歲費椿草丁夫乃易以石不知土堰
之利水小則遏以入洸水大則嚴閉閘口以防沙壅
聽其漫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洸河自通自石堰
一成水遂橫溢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洸河沙塞雖有
閘門壓不能啓汶流與洸斷矣乞將石堰圻毀仍復
土堰如舊及䟽洸口壅沙至濟寧百二十里埧城迤
西春城口子所敗堤岸一併修築帝以漕河重事命
侍郎李鏐往會勘議十七年閏四月鏐奏埧城石堰
一可以阻遏淤沙不作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

勢不慮戴村壩之衝難以圻毀近堰上下積沙宜令
撈浚舊壩城閘彼時濟寧迤北未通運道故建置之
引洸水入濟寧下接徐呂漕河其東平戴村爲汶水
入海故道永樂初始橫築一壩遏汶入南旺湖龍王
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清漕河始通今起分水
廟至天井閘計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性本就下再
將洸河濬深則汶流盡向濟寧而南必致迤北臨清
四百餘里復涸大梗漕若洸河上自舊壩城口至柳
泉於運道無闕可不事從柳泉至濟寧係曹泗諸水
會流之處淤塞有半合應疏通濟運又春城口子外

障汶水內防民田堤卑坼薄走泄水利並戴村壩亟
宜修築乞令司道各官分地管理仍聽徐源閱視從
之十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淮揚漕河所在復
溢蓋因一秋無雨若使冬再不雪重運必阻是宜先
時計度乞閉清江口修葺仁信等壩蓄水以待下所
司知之十二月部覆漕撫等官會議江浙歲運俱出
夏港口並孟瀆河浮江二三百里方抵瓜洲風波險
惡查往年糧船皆由奔牛壩行出京口對江徑過不
遠十里只因此河久淤遂行險多敗乞命所司疏浚
及其水源自練湖導引亦宜及時修復以防歲旱詔

如議十八年正月郎中張偉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
閘石橋涵洞專爲漕河計蓄洩有時近居民私立洞
戶水溢則竊自開塞水消又竊自開它以至衝決爲
患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甃減水石閘一座從之
正德元年三月添設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鋪二石閘
以地在南旺之南開河之北高下懸絕春末水淺滯
漕運也十二月侍郎何鑑以黃河諸決口旣築議停
防河夫役事下巡撫河南都御史陶琰琰奏河患不
常先年荆隆口決水奔入海漕河失利議設防夫但
宜嚴禁有司私役未可議革二年三月清江浦增築

新壩閘議者謂冬春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水與裏河高下相懸盤壩艱難宜將新壩改作內外二閘以時啓閉節水通舟從之七月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九月郎中郝海奏修復大通橋至通州河道置閘十有二築壩四十有一四年十月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尋築塞五年五月榜禁私閉閘洞及盜漕河水者田入官受財戍邊衛十四年正月遣郎中畢濟時疏濬南旺河道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臧鳳奏東南歲漕皆由裏河達近時常州一帶河流漸微高郵諸湖溢湧潰汭徐北受溺南旺上

下又盡淤壅以致糧運遲阻乞敕總理河道及巡撫
管河各官速行濬築從之十六年六月郎中楊最奏
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月河以免
沉溺不果嘉靖元年九月修撰唐臯言此見丁夫挑
濬漕河即於河畔置泥是以隨濬隨淤宜倣嘉湖取
淖壅桑之法以泥載運別所則役一歲可免數歲之
勞從之二年五月御史秦鉞請修復江都儀真五塘
灌民田資漕運五年六月郎中陳毓賢奏稱寶應汜
光湖運船經行三十餘里水勢瀾漫僅以三尺之堤
障之堤西湖身高堤東田勢下且西有天長六合泗

州諸水乘高而下加以黃河水漲又由淮口橫奔非
惟糧運有妨而寶應鹽城興化通泰諸境民田湮沒
饑荒隨至此江北第一患也請照康濟河事例于湖
堤迤東修築月河一道庶免風波之患如謂費繁財
絀請即寶應高郵湖堤建平水閘數座以殺水勢復
不果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議復開通惠河是月
光祿少卿黃綰言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
河若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
加修濬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又南
旺馬場湖堤外爲孫村者地形窪下較湖水低甚若

決豬爲湖改使漕運經行尤可免濟寧高原淺蒞之
苦帝命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先是六月黃河水溢
入漕河運船阻沛縣境上三千餘隻御史吳仲劾拯
不勝任拯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
衝一渠可以假道當使漕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
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下
部併議給事中張嵩言湖地卑河勢高引河灌湖必
至瀾漫使湖道復阻拯何以爲計部議亦如嵩言帝
讓拯命推擇大臣中實心經國者往督理之一時建
議治河詹事霍韜謂宜先疏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

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濬淤但恐沙隨水下淤與濬
俱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既塞運皆由昭陽
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秋
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沿河築堤浚
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風濤可避疏濬易施目
前運道可以無阻計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
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前議
勞佚大不侔也又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
陸運八百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今因
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間若擇地形所便導河注衛

冬春水平則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至
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仍從徐州
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尚書李
承勳謂當別開運道出昭陽湖東與都御史胡世寧
議合詳黃河七年正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
沛縣迤北河道地卑沙易集故屢濬屢塞今博訪官
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
百四十里可改漕河北引河水東引山泉內設蓄水
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宣足爲永久利下
廷臣集議皆言應期議是應期又請令郎中柯維熊

員外郎王大化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俱從之六月開復通惠河成仲言通惠河成功不易持久尤難請留原差郎中何棟督理從之閏十月總理河道侍郎潘希魯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並掣閘河水東入昭陽湖以故飛雲橋水時從北漫而間流日壅無復南下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路更培西堤障黃河使無衝潰復浚上流趙皮寨孫家渡分殺水力廟道口自可無淤漕運以利詔如議入

年 月復䟽清江浦及淮揚漕河十年八月滄州南
花園漕河淤阻九月築滄州月河成十一年二月修築
天津迤北決口十三年 月河決趙皮寨穀亭流絕
運道淤塞命都御史劉天和相治十七年 月總督
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堤岸十九年九月
領運千戶李顯言漕河南自瓜儀北抵淮安長三百
餘里盡皆藉水諸湖寶應汜光廣且百有二十餘里
宜從堤東開築月河令糧艘循河以達雖卒有暴風
無漂沒患詔議行是月河決野雞岡二洪涸二十年
五月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言黃河南徙宜濬山東

諸泉入之濟徐呂運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帝以爲是二十一年九月以旂奏四事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所貴疏濬以時方今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即以堙塞所差部司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洪爲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舊曾置閘東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又旁留月河以洩暴泛至沙坊等淺由河廣漫流其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宜築四木壩而諸淺皆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河兩

岍原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
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
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
壩斗門培築堤岍多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四櫃一
黃河南徙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
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已挑浚工
舉但黃河變遷不常保無復淤乞從本口多開一溝
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
接濟矣帝可其奏惟管泉仍令各部官司之三十一
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至邳州新安等處漕河斷流

糧運大阻詔河漕大臣先議通運以次塞決濬浸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等處運阻百餘里先是新集淤一夕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趨假家口折爲十一股以是越數年水得分瀉河以不淤然勢分力弱則併淤之漸也至是果大淤郭貫樓澱平全河上逆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向南之一遶沛縣臧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漕河達徐北一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

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
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運道盡塞八月督理
河漕尚書朱衡躬親循行見盛應期所鑿新河道跡
周迴審視以爲運道之利莫踰於此又博訪耆民俱
言漕渠去昭陽湖近當就東作渠便衡遂上請先開
南陽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廷議河最湍悍欲以
一秦溝兼數河任恐不溢而北即溢而東又抵極而
返於西南是以魚沛爲壑也幸故道未久減尚可濬
復更從上源宜開支河以殺水勢總理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謂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請浚留城口至

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衡持前議益堅以河幸
直秦溝雖兼數河任猶有束隘而流以益駛即伏秋
水盛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受之方有所遊
蕩以休息焉奈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
兩河口無論漫無河死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殊難
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猶未久頗稱易濬者
亦已盡淤誠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蠶脂也且河
之所棄誰能強之不如因所欲注以爲之開浚決河
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策最善也
因身帥督工凡不用命者重法繩之四十五年二月

給事中鄭欽劾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役虐民倖
功部言非常之功怨謗所集請遣官勘視新河與
舊河孰利得實再議三月右給事中何起鳴勘河
還上言舊河難復有五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園諸
處皆河上流必先殺之是以不貴之財投之流河
已棄之區功且難必一也况自留城至沛縣浩淼
一望莽爲巨浸無所施其工二也橫亘數十里寨
裳無路役興十萬何地棲身三也濬則淖築則無
土縱使南塞必將北奔四也且夏秋漬潦歲所未
免一浚不再塞誰能保之五也新河多舊堤高卑

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較省一經開通運道必利而議者見爲難成蓋亦有三一以夏村迤北地勢高難以接水然一照水平加二丈而深豈遠相懸乎一以三河口沙厚水急恐易阻顧建壩攔截歲一挑濬之又何壅一以馬家橋取土築堤實無其所兼之水口投埽勢必不堅然使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之力至於居民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復彼皆自便其私非爲國家運道計憫自沛縣河患以來於茲極矣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

往年盛應期功垂成而廢至今惜之洪水滔天復漕
無日變計誠亟亟也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
舊河亦不全棄如季馴言下廷臣集議言新河開濬
已有次第自難中止况百中橋至留城白洋淺等處
出境山一帶疏濬補築亦不全棄舊河群議俱合帝
意乃決且戒無速成以圖永久六月大雨異常黃水
陡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詔亟治九月都給
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皆劾衡欺誤宜罷黜至是起
鳴亦變其說俱下部議會衡奏新舊河一百九十四
里俱已通流大幫漕船已過薛河至南陽出口北上

並無阻滯詔衡留任會同季馴詳議開上源築長堤
以奏